

《外國語文研究》第二十六期 抽印本
2017 年六月 23~42 頁

當代埃及女性政治參與存在的問題 及原因思考

**Problems within the Contemporary Egyptian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ts Causes**

廖靜

Liao Jing

當代埃及女性政治參與存在的問題及原因思考

廖靜*

摘要

女性政治參與被認為是國家政治發展和民主和諧的重要實踐標誌，而女性以候選人或參選人的身份參與國家最高立法機構——人民議會的表現則是女性政治參與程度高低的重要標誌。伊斯蘭大國埃及是中東國家中最早從法律上賦予女性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讓女性進入國家最高立法機構人民議會的國家之一。但該國女性參政情況並不理想，橫向比較近三年來女性在議會中所占席位，埃及在阿拉伯各國中排名第 12，在世界排名 100 名之後。本文試圖說明自埃及建立共和國至今（1952 年-2015 年底），女性參與埃及最重要立法機構人民議會時存在的女性代表比例低、參政具有階級性和女性在議會中舉步維艱的三個問題，深入分析女性政治參與時面臨的宗教因素桎梏、父權傳統掣肘、多重社會因素制約、經濟因素阻礙和政治因素羈絆五大困境，並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思考，即從充分發揮公共媒體的政治導向作用、從法律上強化女性參與選舉的權利和義務、充分保障人民議會中女性配額制的持續實施和充分發揮女性非政府組織的積極作用四個方面著手。

關鍵字：埃及女性、政治參與、人民議會

* 上海外國語大學政治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在研，本文得到國家留學基金資助，亦是 2016 年上海外國語大學校級項目“法國阿拉伯裔女性穆斯林群體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2016 年 1 月 20 日投稿 2017 年 3 月 14 日通過

Problems within the Contemporary Egyptian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ts Causes

LIAO JING*

Abstract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alway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symbol of a nati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c harmony, while women votes in parliament elections as well as female representatives in People's Assembly are regarded as vital evaluation standards on judging the performance of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gypt, being a leading nation in the Arab world, is one of the first Middle East nations to allow all women to both vote and run for parliament, while grant them the right to be elected as the members of the parliament. However, it is not desirable to see Egyptian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because comparing with other nations in the field of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the parliament, Egypt was ranked 12th among Arab nations and went beyond the top 10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three problems of Egyptian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parliament, which are low proportion of women members, class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or performance of women members. Also,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all the negative factors that prevent women from positive performance in the political actions, which represents in the fields of Islamic religion, traditional culture, multiple social restrains, economic difficulties and political complexity, meanwhile, four proposed solutions was give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which are running public media to adhere to a right political direction, reinforcing the electoral obligation of women by law, using quota's to increase women'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parliament, and producing effect i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Keywords: Egyptian wome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arliament

* Post-doctoral Fellow,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P.R.C.

當代埃及女性政治參與存在的問題及原因思考

廖靜

2015 年 12 月 2 日，埃及最高選舉委員會公佈了新一屆埃及人民議會的選舉結果，得益於選舉法給予女性議員配額的優惠政策，共有 73 名女性議員從選舉中產生，加上總統直接任命的 14 名女議員，埃及新一屆人民議會中女議員人數達到 87 人，占總議席的 14.6%，創埃及歷史新高。¹女性參與政治活動被認為是衡量一國政治發展的重要指標，是國家民主和諧發展的實踐標誌。對於地處中東，也是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伊斯蘭教國家的埃及而言，它是中東國家中最早從法律上賦予女性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讓女性進入國家最高立法機構人民議會²的國家之一。但一直以來，埃及女性的政治參與狀況並不樂觀，在沒有女性議席配額的情況下，人民議會中女性議員的比例不超過 4%；在有配額的情況下，也徘徊在 10%，不僅在世界排名位於 100 名之後，在阿拉伯國家中也是倒數，與埃及這個阿拉伯民主大國身份極不相符。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埃及女性加入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現實與女性政治參與度較低，正常訴求無從表達有一定的關聯。本文試圖發現埃及女性政治參與中的問題，分析其原因，提出筆者的思考。

1 埃及女性政治參與存在的問題

1.1 女性議員在人民議會所占的比例低

女性政治參與水準較低突出表現在女性當選人民議會議員的比例低。回顧近 60 年來埃及人民議會組成可以發現，從縱向歷史發展來看，除了 2015 年塞西(Abdel Fattah al-Sissi) 政府和薩達特(Anouar el-Sadate) 執政時期的 1979、1984 年兩屆人民議會因選舉法特設給女性議員配額，而女性議員比例達到約 10%以外，其餘歷屆人民議會中的女性議員人數均不超過 15 名，所占比例不超過 4%，介於 0.57%到 3.9%之間。1957 年女性議員 2 人，占 0.57%，1962 年 5

¹ “12 successful female candidates on individual seats out of 18”. Egyptian Center for Women’s Rights. Web. 6 Dec 2015. <<http://ecwronline.org/?p=6693>>.

² 人民議會是埃及總統（及其政府）的立法機構，享有立法權、國家預算審批權和監督政府工作等三大權利，是埃及政治制度中最具有重要作用的機構之一。

人，占 0.83%，1964 年 8 人，占 2.2%，1968 年 6 人³（‘waṭf ‘bd al-rḥmn.2001 :709），1979 年 35 人，占 9.7%，1984 年 37 人，占 8.9%，1987 年 18 人，占 3.9%，1990 年 10 人，占 2.2%，1995 年 9 人，占 1.9%，2000 年 12 人，占 2.6%，2005 年 8 人，占 1.6%⁴，2012 年 11 人，占 2.2%⁵（Rfyqī slym ḥmwd. 1997:84-89），2015 年 87 人，占 14.6%。

從橫向阿拉伯各國之間的比較來看，儘管埃及是阿拉伯國家中最早從法律上賦予女性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國家（1956 年），但與其它阿拉伯國家近年來新近組建的議會相比，2012 年埃及過渡政府議會中的女性議席僅有 11 人，占總人數 2.2%，在同期阿拉伯各國中排名第 12。其中阿爾及利亞比例最高，2012 年議會中女性議員比例達到 31.6%，其次是突尼斯，2014 年議會女性比例 31.3%，接下來依次是 2015 年蘇丹 30.5%，2014 年伊拉克 26.5%，2013 年沙特 19.9%，2011 年阿聯酋 17.5%，2011 年摩洛哥 17%，2014 年利比亞 16%，2015 年敘利亞 12.4%，2013 年約旦 12%，2009 年黎巴嫩 3.1%。⁶

1.2 女性議員具有鮮明的階級性

歷年來，參加議會競選的女性主要來自社會的中上層階級，通常來自如亞歷山大、開羅等富裕的北部省市，具有一定家族背景和經濟實力，受過高等教育，有經濟基礎。而來自上埃及的農村女性則因為受教育程度極其有限，很多是文盲⁷，基本被排除在候選人之外。埃及議會中最早的兩名女議員都來自大城市，舒克萊夫人來自亞歷山大，此前一直在埃及女性聯合會從事社會福利工作；

³ ‘waṭf ‘bd al-rḥmn. *al-mmārsī al-syāsyī llmrāī al-arbyī mṣr nmwdhja, māyī ‘am ‘ly thryr al-mrāī*. slslī ḥbḥath al-mwṭmrāt 1 al-jz’ al-thany al-mjls al-‘ly al-thqafī, 2001.

⁴ Dr. ḥmd ḥbw al-ḥsn zrd. “al-mrāī al-mṣryī fy ‘ydhā ...al-waq’ wāl-māmwl”. *al-ḥyīī al-‘amī llasṭ lamāt*. Web. 16 Mar 2017. < <http://sis.gov.eg/section/810/4948?lang=ar>>.

⁵ Rfyqī slym ḥmwd. *Al-mrāī al-mṣryī, mshklāt al-ḥaḍr wthdyāt al-mstqb l. ḍar al-āmyn*, 1997.

⁶ “Women in national parliaments”. eb.1 Jan 2017. < <http://www.ipu.org/wmn-e/classif.htm>>.

⁷ 注：時至今日，在 2015 年埃及議會選舉的選票上，每個候選人的姓名和昵稱後都加上了該候選人的代表圖示，此舉很大程度上旨在幫助文盲辨識候選人。

羅拉·阿蒂亞來自開羅，在軍隊裡任婦女突擊隊長。⁸（伍慶玲 2004：103-104）1995 年以黨派身份參選並獲勝的 5 名議員中的 3 名來自開羅，2 名來自亞歷山大。⁹（‘waṭf ‘bd al-rḥmn. 2001:723）與此同時，埃及總統直接任命女性議員時，也將女性候選人的教育背景、文化素養、政治活動半徑和建言建策能力作為重要考量標準¹⁰（‘waṭf ‘bd al-rḥmn.2001 :722），而這些素養和能力無疑是中上層階級的屬性。

毫無疑問，不同的階級會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和思維方式，中上層出身的女議員難以切實反映下層女性的訴求，代表最廣泛女性的利益，反過來，她們也難以獲得廣大下層女性的大力支持，從而影響她們的得票。因為對於貧窮階層的女性來說，溫飽問題是首要問題，爭取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參與機會是次要問題，至於中上層女性議員大力呼籲的提高女性的權利意識和社會角色意識則更是可有可無奢侈品。

1.3 女性議員在議會中舉步維艱

基於埃及“父權制”國家的傳統，女性議員在人民議會中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在主流議題上沒有充分的發言權，一直被擠兌在邊緣的角落。

納賽爾統治時期，儘管每屆議會都有 2~8 人不等的女議員，但這些議員同屬同一個執政黨，女性權利受到相當程度的制約。薩達特實行多黨制後，儘管女性議員分別屬於不同的政黨，可以代表不同的聲音，但缺乏統一的機制和機構將她們團結起來，採取一致行動為女性同胞爭取合法利益。¹¹（Sullivan, Earl L. 1986：56）若追溯這些年來女議員在人民議會中的表現可以發現，在女性權利問題上，女議員們僅做成了一件事，即促成了關於埃及女性與外籍男子所生子

⁸ 伍慶玲著，《現代中東婦女問題》，雲南：雲南大學出版社，2004 年。

⁹ ‘waṭf ‘bd al-rḥmn. *al-mmarsī al-syasyī llmrāī al-arbyī mṣr nmwdhja, mayt ‘am ‘ly thryr al-mrāī. slī ābhath al-mwtmrāt 1 al-jz’ al-thany al-mjls al-ā‘ly al-thqafī*, 2001.

¹⁰ Ibid .

¹¹ Sullivan, Earl L. *Women in Egyptian Public Life*,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6.

女國籍的修訂法案。修改後的法案規定，埃及女性與外籍配偶生育的子女可以獲得埃及國籍，這幫助了數以千計同外籍男子結婚的埃及女性的子女取得埃及國籍，過上正常生活。¹²(Ṭamr mḥmwd rajy. 2006 : 199)

2 制約埃及女性議員政治參與的原因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認為，問題的背後總是有原因的存在，把握本質可以認識現象，分析原因可以解決問題。針對埃及女性政治參與時出現的問題，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的原因：

2.1 宗教的桎梏

埃及是伊斯蘭國家，伊斯蘭宗教經典是埃及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埃及制定法律法規的重要理論依據。一直以來，反對女性參政的埃及政界、宗教屆人士根據個人的政治意圖詮釋《古蘭經》和聖訓，以此為武器反對同台競爭的女性對手，獲得宗教極端人士的支持。

例如，反對女性參政人士援引《古蘭經》中“男人是維護婦女的，因為真主使他們比她們更優越，……賢淑的女子是服從的。”（婦女章：34 節），表示有效地行使政治權利需要擔任一定的政治職位，而許多政治職位是婦女無法勝任的，因此女性不應該涉足政治領域。又如，根據《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記載，先知穆罕默德(Muḥammad) 曾經說過：“被一個女士統治的人民永遠不會成功”¹³（布哈裡輯錄 2001：5-59-709）。反對者由此提出，如果一個國家由女人擔任重要職位，則這個國家永遠無法昌盛富強，更無法讓人民安居樂業，因為“女人在智力上及信仰上比男人不足”¹⁴（布哈裡輯錄，“實錄全集”2001：1-6-301）。2005 年明尼亞省議會選舉時，來自埃及民族民主黨的婦女候選人菲伊宰·鐸哈乃維

¹² Ṭamr mḥmwd rajy. *Al-mḥqāt al-mṣryī fī myzan al-tamwīl, al-ḥabāyī al-mṣryī* lktaḥ, 2006.

¹³ 康有璽譯。《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卷 5，第 59 本，第 709 條。

¹⁴ 康有璽譯。《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卷 1，第 6 本，第 301 條。

(Faiza al-Ṭihnāwī) 就遭到了穆兄會的質疑，穆兄會候選人在其競選演講中以虔誠穆斯林自居，宣稱投票給婦女是違背教義的，而投票給他們則遵從真主的意志¹⁵。

2.2 父權傳統的摯肘

在埃及這個後父權制社會裡，“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不僅深入到本國人民的價值觀中，還造成了女性的政治心理處於弱勢狀態。

在埃及這個宗法至上的國度裡，人民大眾普遍認為，女性在身體素質、智商水準和教育程度上都明顯遜於男性，她們不應該享有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更不應該以議員的身份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反對女性參政的人還指出，無論西化、世俗化的思潮如何滲透到埃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東方永遠是東方，人民的根本價值觀不會改變，如果埃及由女性來統治，則女性勢必將她們特有的細膩、軟弱、好幻想等感性思維帶入理性的政治中，給國家帶來災難。

長久以來，這樣的觀點在埃及民眾心中根深蒂固，在農村和南部更是有廣闊的生存空間，甚至影響了女性群體的自我認知，客觀上造成了女性政治心理的弱勢地位。在參政問題上，無論作為選民還是候選人，大多數的埃及女性更願意推選男性來做她們的代表，因為她們認為男性較少受到社會的束縛，更能自由的表達意願，為民服務。因此，大部分埃及女性既不願意參加投票，支持同性候選人，也不奢望去參加競選，成為人民議會中的一員。即使如賈漢·薩達特(Jihane el-Sadate) 這樣竭其一生致力於促使埃及婦女獲得政治發言權的女性，在 1974 年競選曼努菲亞省人民議會的議員時也表示，“我不想競選人民議會議員”（賈漢·薩達特，1995：312），表達了自己對終身搞政治，謀個有權勢的職位毫無興趣。

¹⁵ d'ā' qnry. "brlman 2005-2010...nsā' al-antkhabāt wst̄ wysar wakhwan", *Ahram*. Web. 17 Oct 2005. <<http://www.ahram.org.eg/Archive/2005/10/17/BRLM81.HTM>>.

2.3 多重社會因素的制約

迥異的出生證明登記狀況制約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埃及選舉法規定，所有在選民登記表上登記的埃及女性必須出具證明其身份的任何一份正式檔。然而在埃及，尤其在偏遠的農村或上埃及，女性通常只有在結婚前才會去相關部門補辦出生證明。據埃及婦女權力中心(ECWR) 2000 年在開羅達爾•色蘭區(Dār as-Salām) 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在 100 戶家庭的 264 名女性中，有 37% 的婦女沒有身份證，22% 的婦女沒有選民登記卡。¹⁶由此，許多沒有最基本出生證明的埃及女性無法辦理和出具任何有效的官方證明，更不能拿到參加選舉必須的選民登記卡，最終喪失了政治參與的機會。

兵役制度制約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埃及實行義務兵役制，但女性沒有這項義務，也沒有義務為這項男性特有的義務納稅。由此，許多人以此為理由反對女性參與政治活動。此外，埃及人民議會歷來與軍隊關係密切，迄今為止阿拉伯埃及共和國歷任的六位總統中有五位出自軍方，軍人一直是歷屆人民議會當選議員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議會中不可忽視的實權集團。穆巴拉克當政時期，埃及學者對 1995 年選舉產生的人民議會議員進行抽樣調查，抽樣總數為 179 人，其中 9 名前警官，10 名前軍官¹⁷(Hala Mostafa. 1997: 48-49)。由此，既沒有服役，也沒有納稅的女性候選人不僅在議會選舉中無法得到軍隊勢力的支援，甚至難以獲得他們的尊重，致使最終在競選中失敗。

家庭支持的孱弱制約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埃及的穆斯林女性從來就不是獨立於家庭的群體，未婚時，她們依仗父母、兄長，已婚後，她們順從丈夫。她們無法獨立行事，沒有絕對的自由，一切都需得到家庭的同意。在埃及，大部分家庭對女子直接參與議會選舉持中立或反對態度。如在 2005 年議會選舉中，身為監督選舉程式的顧問穆斯塔法(Mustafa) 就被迫對自己妻子胡娃伊戴

¹⁶ Resources: al-jhāz al-mrkzy llt'byī al-'amī wal-aḥṣā'.

¹⁷ Hala Mostafa. *Antkhab mjls alsh'b fy 'am fy 'am 1995 mshr*, mrkz al-draṣat al-syāsyī wal-aṣṭrātyjyī l-jrydī Ahram, 1997.

(Huida) 的競選保持緘默¹⁸(Abu sh‘ysh‘ Hassan. 2016)；許多婦女候選人在選舉前數天迫於家庭壓力而宣佈退出，或在選舉開始後，無法堅持到最後而提前退出。即使對於那些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女性而言，她們的家庭也更多持保守的中立態度。前總統夫人賈漢·薩達特在她的自傳《總統與我》中曾提到，10月戰爭後不久，當她為競選議員徵求丈夫、總統薩達特的意見時，安瓦爾說：“那也是天命”。但是他還是告誡我說：“是否參加競選由你自己決定，賈漢，但是要記住，你越是離家到外面工作，你受到的批評也將越多。”¹⁹(賈漢·薩達特 1995：329)

知識教育和政治培訓的缺失制約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教育是女性真正獲得參與政治權利所必須知識和技能的一個重要途徑。然而，埃及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據埃及中央公眾動員與統計局(CAPMAS) 2014年公佈的資料顯示，年齡在10周歲以上的埃及女性文盲率為33.1%，遠高於男性17.8%。²⁰近10年來，埃及10周歲以上女性文盲率為27.3%，男性為14.7%²¹。這種情況的產生，是因為在獲得教育機會方面，婦女受到性別歧視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在許多山區的農村家庭，由於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在只能有選擇地給予孩子受教育機會的情況下，把機會留給男孩是一般家庭的選擇。時至今日，在上埃及和農村地區，許多村婦們因看不懂選舉時她們要投票選舉的那些候選人的名字，只好用圖形，如太陽、獅子、棕樹來表示；許多婦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簽名時，只得按手印。不識字的女性不僅難以參加選舉過程本身，更無法認識她們所擁有的這項投票權的意義和價值，自然也不會慎重投出手中寶貴的一票，

¹⁸ Abu sh‘ysh‘ Hassan. *m‘alji qdaya hqwq al-qansan fy al-qnwat al-mšryi al-hkwmī w al-khaṣī wtāthyrha ‘ly atjahat alshbab almsry nhwha*, rsalt mqudmī llhswl ‘ly drjt al-dktwrāh fy jam‘ī alqahrī, 2016.

¹⁹ 周仲安、陳寅章 譯，賈漢·薩達特著，《總統與我——薩達特夫人自傳》，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

²⁰ ā sh ā. “al-ahṣa’: 17.2 mlywn nsmī ‘dd al-āmyyn fy mšr ‘ām 2014”. ALBAWABA. Web. 07 Sep 2015. < <http://www.albawabhnews.com/1486296>>.

²¹ ‘lā’ Ahmad. “Al-ahṣa’: 21% nsbt al-āmyī fy mšr .. w46% mn al-āsr ldyha lāb twb .. w43% mtšwln baḷantrnt”. Ahram. Web. 11 July 2016. < <http://gate.ahram.org.eg/News/1166129.aspx>>.

而讓一些政客們有了可趁之機。與此同時，對於那些受過高等教育參加到政治選舉中的女性候選人而言，她們大多沒有政治經驗，也無從獲得有組織、有針對性的政治培訓。因為男性主導的女性機構僅滿足於向女性講授政治工作，提高她們的參選意識和對選票重要性的認識，並沒有對她們進行具體的參加競選的實踐培訓。

選舉過程中暴力事件的發生制約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近些年來，議會選舉中的暴力事件氾濫成災，幾乎遍及全國 26 個省。參與選舉的各種政治力量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暴力。儘管政府一直鼓勵宣傳婦女投身選舉，參與政治，加入到國家社會的改革大潮中，但是整體的社會環境卻並沒有給婦女一個寬鬆、自由的政治環境。每當婦女參與選舉的時候，無論是選民還是候選人，她們總是會為不可預計的災難而擔心，她們害怕會有人打她們，害怕被抓去坐牢，害怕在投票過程中被暴力事件誤傷。毫無疑問的是，東方社會的家庭觀不允許婦女有“犯罪前科”，有過諸如監禁等的牢獄經歷。因此，不僅婦女會因擔心隨時遭到暴力襲擊而不敢前往投票，大部分的埃及家庭也是不允許他們的女兒、甚至是妻子、母親去“冒險”投票的。在 2005 年的一次埃及議會選舉中，埃及選民在全國幾個地區同員警發生衝突，員警先後封鎖了投票站，並且拒絕讓民眾投票，員警還向人群發射催淚彈和橡皮子彈。許多報導顯示，員警以及武裝暴徒用棍棒、警棍和刀子毆打投票公民。當地的一個人權組織表示，此次選舉中，被關閉的投票站有 300 多個。同時，參與這次投票的許多婦女也無故受到毆打或監禁。在 2010 年選舉死亡 16 人²²。而在最近一次 2015 年的選舉中，有的投票站附近還發現了土制爆炸裝置²³。

²² “al-tqrry al-nhāyy lantkhabāt mjls al-sh‘b l’ām 2010”. *al-mrkz al-mšry lhqwq al-mrāī*. Web. 26 Jan 2011. <<http://ecwronline.org/arabic/report-the-final-report-of-2010-parliamentary-elections/>>.

²³ 劉水明、王雲松、韓曉明。〈埃及：民眾對議會選舉熱情不高〉。《人民網—國際頻道》，2015.10.20。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1020/c1002-27720856.html>（瀏覽日期：2016.8.18）

伊斯蘭極端勢力的興起制約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自上世紀 70 年代後期以來，在伊斯蘭極端勢力興起和大力鼓吹下，許多其它的埃及政黨也受到影響，即便在聲明中支持女性參政、鼓勵女性加入人民議會，但在提交的候選人名單終稿上卻鮮有女性代表出現。以穆兄會為代表的埃及伊斯蘭保守派直接要求女性回歸家庭，反對女性與男性同台競選議會席位，甚至宣稱女性直接參與政權違背了伊斯蘭教宗旨。2012 年，由穆兄會推舉的莫爾西總統領導的埃及過渡政府議會中女性代表僅有 11 人，占總人數 2.2%，為歷年來較低值。不僅如此，莫爾西政府還取消了 2010 年選舉修訂法案中給予女性候選人的 64 個席位配額，僅要求每份候選人名單上有一名女性。

2.4 經濟因素的阻礙

高失業率阻礙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自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埃及就一直沒有擺脫出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經濟轉型的陣痛，深受通貨膨脹、青年失業、嚴重的貿易赤字、沉重的公共債務和時有發生的國內動亂的困擾。絕大多數的埃及女性在經濟上處於困境，缺乏社會公共福利的保障，缺乏基本的醫療和教育，就業機會少，失業人數持續增長。埃及中央公眾動員與統計局(CAPMAS) 公佈的 2015 年埃及適齡人口（15-64 周歲）失業率為 12.8%²⁴，其中女性占 24.9%；2014 年為 13%，女性占 24%；2013 年 13.2%，女性占 24.2%²⁵；而與此同時，世界銀行公佈的埃及近三年來失業率則高達 25%以上²⁶，大大超過經濟學家要求的 4%-6%自然失業率標準。這直接導致埃及女性不得不為獲得基本的生存資料而勞碌，也迫使她們沒有時間和精力參與那些無關生存的政治活動。許多女

²⁴ “al-ahṣā’ : 12.8% aḥmaly m’dl al-bṭālīfy mṣr khḷal 2015”. *Tahrir*. Web. 15 Nov 2015. <<http://www.tahrirnews.com/posts/336912>>.

²⁵ ḥ sh ā. “al-ahṣā’ : 13.3% m’dl al-bṭālīfy mṣr khḷal al-rb’ al-thany mn ‘am 2014”. *Al-masry Al-youm*. Web. 16 Aug 2014. <<http://www.almasryalyoum.com/news/details/502746>>.

²⁶ “ m ‘dlal - bṭālīfymṣrytjawz 25%”. *Al-jazeera*. Web. 9 Mar 2014. <<http://www.aljazeera.net/news/ebusiness/2014/3/8/%D9%5%D8%B9%D8%AF%D9%84-%D8%A7%D9%84%D8%A8%D8%B7%D8%A7%D9%84%D8%A9-%D9%81%D9%8A-%D9%85%D8%B5%D8%B1-%D9%8A%D8%AA%D8%AC%D8%A7%D9%88%D8%B2-25>>.

性在選舉箱前投票時，既不瞭解候選人的情況，也沒有興趣關心這些，他們中許多人是去尋找工作機會。

昂貴的競選開支阻礙了埃及女性競選議員。自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金錢在歷屆議會選舉中的作用越來凸顯。許多候選人的競選開支都數倍於法律規定的 1500 埃磅參選標準，平均開支為 7 萬埃磅，有的甚至高達 20-50 萬埃磅。²⁷(Amira alm'ayrjy. 2010 : 132) 面對節節增長的競選開支，2015 年埃及最高選舉委員會大幅提高標準，規定：以個人身份參選的候選人，二輪競選開支不超過 70 萬埃磅；以黨派候選人身份參選，人均開支不超過 23.3 萬埃磅。²⁸昂貴的競選開支相當於普通埃及民眾 10~30 年收入。²⁹面對如此龐大的開銷，許多有為的埃及知識女性打起了退堂鼓。且通常情況下，參選女性募集到的金錢資助相對較少。總體上，各政黨不願意推選女性，籌集給女性候選人的資金通常不足 5000 埃磅，就連最有能力支持女性候選人的埃及最大黨——民族民主黨，也一直在推選女性候選人問題上不置可否，給予的支援也多以提供包括書寫標語牌的書法家、即時追蹤競選情況的工程師等技術支援為主，少有為競選的金錢支出買單。

2.5 政治因素的羈絆

政黨內部的運行機制限制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首先，政黨內部推選議員的標準就在各個層面上對女性的參政作為做了相當大程度的限制。其次，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各政黨大多拒絕提名女性，也不願意培訓女性幹部來推動女性參與選舉。這是因為由男性主導的各政黨執著於傳統，認為女性參政只是民主政治的點綴。近 20 年來，各黨派推舉的女性候選人數量有限，大大低於女性獨立候選人。穆巴拉克領導時期的執政黨民族民主黨 1995 年推選了 7 人，2000 年 11 人，2005 年 7 人，2010 年 69 人。埃及革命後 2012 年執政黨穆兄會

²⁷ Amira alm'ayrjy. *tmthyl al-mrāt fy al-mjals al-nyabyī, drasī nzyī mqrnī. dar alnhdī al'rbyī*. 2010.

²⁸ “āsylī shay'ī 'n al-d'ayī al-antkhabyī”. *almwq' alrsmī lljnī al'lyā llantkhābat*. Web. 1 Jan 2015. <<https://www.elections.eg/candidates/campaign-faq>> .

²⁹ <阿拉伯埃及共和國 GDP 資料及經濟發展狀況 2015-2016 年>。《世界經濟網》。<http://www.shijiejingji.net/countries/aiji/> (瀏覽日期：2016.7.12)

推選了 13 人，2015 年議會選舉第一大黨自由埃及人黨僅推選了一名女性候選人³⁰。第二大黨華夫脫黨 1995 年 4 人，2000 年 8 人，2005 年 0 人，2010 年 23 人³¹，2015 年 9 人³²。其它在野黨推選的女性候選人更是鮮有突破個位數。總體來看，2005 年各黨派推選的女性候選人不及女性獨立候選人總數的 20%，2010 年占 60%³³，2015 年占 26%³⁴。再次，即使有些政黨在選舉名單中將女性候選人列入其中，也是裝飾意義大於實際意義。³⁵(*mdbtī mjls al-sh‘b*. 1983 : 21) 因為排在名單最末的女性候選人，很容易被政黨根據當年的資金和參選情況隨時刪除，即使不被刪除也因排在末尾而被選民忽視。

禁止女性結社和組建政黨的法律條文限制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早在 1956 年建國時，納賽爾總統就宣佈解散當時唯一的女性組織埃及婦女聯合會。1977 年，薩達特頒布政黨法，在第 40 號法律中，規定任何女性活動都不得結黨營私。2000 年第 90 號法律宣佈建立非政府組織埃及全國婦女委員會，但婦女委員會的一切活動都應該嚴格遵循埃及的國家政策，在政府的框架內行事。由此，女性組織變身為政府組織，埃及女性的利益必須服從當局的利益，活動範圍也必須得到政府的默許。因此，儘管現代埃及婦女廣泛的參加了社會生活，接受教育，參加工作，甚至在人民議會中擔任議員，在國家內閣中擔任領導工作。但是她們仍被排斥在男性權力中心之外，許多情況下都被迫放棄了自己的權益。

繁複的參政手續限制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根據埃及 1956 年選舉法第 73 號第 4 條規定，達到法定選舉年齡的婦女可以提出書面要求，將其名字列入

³⁰ “*tqrry hālī al-mrātī l’ām 2015*”, *al-mrkz al-mšry lhqwq al-mrātī*. Web. 17 Feb 2016.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wsERZCDkJWYa1U4blZuMXJpTVU/view>>.

³¹ *āmnyī tīlāl*. “*mn yd‘m almrātī fy al-antkhābat al-mqblī?*”, *Aswatmasriya*. Web. 8 Jan 2015. <<http://www.aswatmasriya.com/news/details/18410>>.

³² “*tqrry hālī al-mrātī l’ām 2015*”, *al-mrkz al-mšry lhqwq al-mrātī*. Web. 17 Feb 2016.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wsERZCDkJWYa1U4blZuMXJpTVU/view>>.

³³ *asra’ kazm tī mī*. “*almrātī want khābat mjls al-sh‘b al-mšry 2010: qra’ ify ntāyjt tbyq nām alkwta*”, *middle east online*. Web. 15 Dec 2010. <<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id=101737>>.

³⁴ “*tqrry hālī al-mrātī l’ām 2015*”, *al-mrkz al-mšry lhqwq al-mrātī*. Web. 17 Feb 2016.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wsERZCDkJWYa1U4blZuMXJpTVU/view>>.

³⁵ *Mdbtī mjls al-sh‘b*. *aljlstī 86 al-mn‘qdī fy tarykh alwym 20 ywlyw ‘ām 1983*. *tbtī mwqtī*.

選舉名冊。³⁶(Ṭamr mḥmwd rajy. 2006 : 156) 而公民參加選舉，履行政治權利必須同時出示選民登記卡和身份證，並在身份證上所顯示的固定住所所在的選區內參加選舉。這樣的規定看似簡單合理，卻為婦女參與選舉設置了重重障礙。一方面，沒有出身證明的婦女難以拿到選民登記卡。前文中已經提到，許多埃及女性在出生時沒有辦理出生證明，她們必須返回出生地補辦出生證明，然後才能辦理身份證和選民登記卡。這對那些從農村或上埃及地區到城市打工的女性而言既費時又費錢，無疑從客觀上造成了這些女性無法拿到選民登記卡，更無從享有政治投票和選舉權。另一方面，即使有身份證的婦女也難以參加選舉。這是因為選舉法規定，選民必須到身份證上所示住所所在選區投票。由此，婚後搬離原住地與丈夫同住的女性必須同時完成如下兩點才能在新居地行使投票權。一是在有丈夫陪同的情況下去相關部門修改身份證上的住所；二是證明她們在原居住地所在的選區有選舉權。若女性在原居住地所在選區有選舉權，則她們必須向登記部門提交一份申請，要求將她們的名字從原居住地所在選區的登記表上刪除去，並在新居所的選區選民登記表上錄入，登記部門在核實她們的居所變更屬實後會予以辦理。而若女性沒有在原居住地選區的選民登記表上登記，情況就更為麻煩，她們必須首先向登記部門提交申請，要求補辦登記，把她們的名字列入原選區選民登記表上；然後再提交申請，證明居住地已更改，要求把她們的名字轉移到新選民的選民登記表上。³⁷ (Amira alm'ayrjy. 2010 : 127-128) 這樣繁複的程式給大量女性參與選舉帶來巨大困難，1975 年，女性選民僅占總人數的 16%，1986 年略升至 18%。近年來，埃及政府和學者都關注了這一問題，政府也在部分地區逐步推行改革，將參加選舉的條件改為只需持有身份證，無需另外登記，³⁸(Ṭamr mḥmwd rajy. 2006 : 143) 並取得了一定成效。2000 年女性選民比例提升到 35%，2005 年達到 38.4%³⁹，此後逐年持續增長，

³⁶ Ṭamr mḥmwd rajy. *Al-mrāṭ al-mṣryī fy myzan altnmyī, al-ṣbanyī al-mṣryī* lkṭab, 2006.

³⁷ Amira alm'ayrjy. *tmṭhyl al-mrāṭ fy al-mjals al-nyabyī, drasī nṣryī mqarnī. dar alnhdī al'rbyī*. 2010.

³⁸ Ṭamr mḥmwd rajy. *Al-mrāṭ al-mṣryī fy myzan altnmyī, al-ṣbanyī al-mṣryī* lkṭab, 2006.

³⁹ mṭbw'at al-mntdy al-fkry al-thany llmjls alqwmy llmrāṭ ḥwl al-mṣharkī al-syasyī 2000\7\12

2012 年為 40%⁴⁰，2015 年是 45%⁴¹。政策修訂前後女性登記選民數量的顯著變化充分證明瞭埃及原有的選民登記制度嚴重妨礙了女性參政。

3 提高埃及女性政治參與的對策思考

加快女性政治參與的步伐，提高女性參政、議政的深度和廣度是現代民主國家的客觀要求和發展趨勢。面對埃及女性政治參與存在的這些情況、問題及其原因，幫助她們走出困境，促進她們政治參與的制度化 and 有序化，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

3.1 充分發揮公共媒體的政治導向作用

公共媒體對社會主流輿論具有重要的思想引領作用，解讀伊斯蘭經典則對埃及政治導向具有舉重輕重的指導作用。通過在廣電媒體上開設有利於女性參政的經學堂，在紙質媒體上發表溫和派宗教學者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組織由學者和民眾廣泛參與的對話和討論，埃及政府可以有效回應宗教保守勢力強調真主不喜歡女性參政的誤導，推行溫和的宗教經典闡釋。

例如，埃及著名宗教學者穆罕默德對《古蘭經》中女性問題的解釋有獨到見解，他的思想在埃及影響深遠。這突出表現在他對“一家之主”的看法。反對女性參政的人們常以“男人是維護婦女的，因為真主使他們比她們更優越，又因為他們所費的財產。……賢淑的女子是服從的”（婦女章：34 節）的論述為武器，而穆罕默德認為，“維護”局限在家庭內，男人是維護家庭的，他們是家庭的主人，承擔家庭的更多責任。而且，只有當妻子不履行性義務時，男人才應該以

wzarī al-dakhlyī - mrkz al-m'lumat, 2005.

⁴⁰ Dr. ysry al'zbawy. "mn Gamal Abdel Nasser aly Mohamed Morsi al-mraī fy almjals almntkhhbī".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 Studies*. Web. 19 Dec 2013. < <http://www.acrseg.org/2271/bcrawl>>.

⁴¹ Dr. 'adl 'amr. "nshat al-mraī syasya mn khilāl al-ahzab wal-mnzmat". *almesryoon*. Web. 9 Oct 2015. <<http://almesryoon.com/%D9%88%D8%AC%D9%87%D8%A9-%D9%86%D8%B8%D8%B1/636053-%D9%86%D8%B4%D8%A7%D8%B7-%D8%A7%D9%84%D9%85%D8%B1%D8%A3%D8%A9-%D8%B3%D9%8A%D8%A7%D8%B3%D9%8A%D8%A7%D9%8B-%D9%85%D9%86-%D8%AE%D9%84%D8%A7%D9%84-%D8%A7%D9%84%D8%A3%D8%AD%D8%B2%D8%A7%D8%A8-%D9%88%D8%A7%D9%84%D9%85%D9%86%D8%B8%D9%85%D8%A7%D8%AA>>.

“維護”為名教育妻子，甚至允許宗教員警介入。針對《古蘭經》關於“她們應享合理的權利，也應享合理的義務；男人的權利，比她們高一級。真主是萬能的，是至睿的”（黃牛章：228 節）的說法，穆罕默德認為，高一級並不是指男人比女人優越，更接近天堂，高一級也是針對家庭的，對家庭的“維護”，男人要比女人高一級，因為家庭就如同一個小社會，也需要妥善的管理和領導，而男人承擔家庭責任，支付開支，相對於女性，他們更適於擔任這個領導。⁴²(Ṭamr mḥmwd rajy. 2006 : 143)

3.2 從法律上強化女性參與選舉的權利和義務

權利和義務歷來是雙生體，相輔相成。埃及政府在努力提高女性政治參與權利的同時還應該從法律法規上強化女性的選舉義務，對拒不履行此項義務的人予以重罰。

首先，國家權力機構應當真正明確公民選舉義務的作用。它不應該停留在認識選舉本身的階段，即僅認為選舉是選民的權利，選民有權決定是否行使他們的權利；它應該過渡到另一個更高級的階段，即認為選舉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和義務，他們必須完全行使這個權利。同時還應該讓所有的埃及公民都深刻認識到參與議會選舉投票是他們不可推卸的義務和責任，應完全的切實履行。

其次，法律應當更確切地、更實效地規定公民的選舉義務。儘管埃及法律早就明文規定每個埃及公民都有投票的義務，並在 1956 年第 70 號法律第 40 款規定對不履行投票義務的公民給予不超過每人 100 埃鎊的罰金，2015 年罰金數字漲到了 500 埃鎊。但民眾歷年來對選舉的熱情不高，2015 年兩輪選舉後總投票率僅為 28.3%。⁴³（馬岩 2015）這其中有公民自身的原因，也有政府的原因，因為政府往往疏於及時有效的更改選區選舉名單上符合條件的選民，讓許多人有機可乘。

⁴² Ṭamr mḥmwd rajy. *Al-mrāṭi al-mṣryī fī myzan altnmyī, al-aṣḥānī al-mṣryī lllkṭab*, 2006.

⁴³ 馬岩。〈埃及議會選舉總投票率為 28.3%〉。《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2/05/c_128500750.htm。（瀏覽日期：2016.6.11）

再次，法律可以完善對拒絕履行選舉義務行為的處罰機制。對未參與選舉的選民處以懲罰的任務，是由內政部官員的責任，這是一項費時、費錢的辛苦而浩大的漫長工程。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收集資訊，更新符合選舉條件的選民名單，並跟蹤、監督這些人適時有效而安全地參與選舉；對拒不履行政治義務的公民處以懲罰。內政部應委派專人實施懲罰工作，對違法者進行暫時關押或罰款，並保證做這項工作的官員秉公執法，不以公謀私，公報私仇，更不能被別有用心的候選人所利用，幫助他們贏得更多的選票。還有學者建議，提高罰款的限額可以促進埃及公民參與到管理國家的公共事務中，並以此讓埃及婦女意識到政府對切實提高她們參政權利的決心和態度。

最後，加強對選舉過程的監督和管理。最高選舉委員會(HEC) 可以仿效埃及地鐵專設女式車廂的成功案例，特設女性投票專場，並在候選名單上附上候選人的照片或性別標誌，因為有時僅憑姓名無法辨認性別，會讓別有用心者利用女性配額張冠李戴。此外，內政部應設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來監督和管理官員們完成並完善每個選區的選舉名單並幫助官員促使廣大選民參與選舉投票。同時，機構下設獨立的法律機構，每個選區內的選民登記，選民投票都必須在法官的全程監督下進行。事實上，這一措施在 2000 年選舉時就已經首次賦予實踐，但尚需進一步完善。另外，一些埃及學者也提出簡化參選條件，年滿 18 歲的埃及青年不再限定每年的某個月到相關部門登記，而把此期限延長到 3 個月⁴⁴(Ṭamr mḥmwd rajy. 2006 : 186)，給予公民充分的準備時間。而公民在參加投票的時候，也不再需要同時持有身份證和選舉證，公民是否具有參選資格以其是否名列於選舉名單上為準，在場投票時只需手持身份證即可，如此可以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避免重複操作。

⁴⁴ Ṭamr mḥmwd rajy. *Al-mrāṭī al-mṣryī fī myzan altnmyī*, al-ʿasbānyī al-mṣryī lkṭāb, 2006.

3.3 充分保障人民議會中女性配額制的持續實施

因為前文所述的各種原因，女性的參政實力和參政經驗遠不及男性，為切實幫助女性更公平、更迅速地參與到議會工作，在爭取女性利益問題上有發言權，埃及選舉法堅持貫徹人民議會中女性人數的配額制，由此保證女性議員比例與女性占總人口比例的相稱。

實踐證明，在實行配額制的 1979 年議會，女性席位 35 人，占 9.7%，1984 年 37 人，占 8.9%，2015 年 87 人，占 14.6%。除此以外，其它幾屆議會中女性代表的數量都極其有限，介於 0.57%到 3.9%之間。不僅如此，在 1979 年頒佈比例配額制後，全國政府部門工作的女性增長 5 倍，女性從事農村政治的人數從 7 名增加到 30 多名。⁴⁵（賈漢·薩達特 1995：370）。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阿拉伯革命後，包括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摩洛哥在內的多個北非阿拉伯國家都高度重視女性賦權，並在法律條文上明確規定給予女性一半議會議席，不僅實質性提高了議會中女性議員比例，還在排名上居於阿拉伯國家前列。⁴⁶

當然，從法律上給予女性議席配額制的做法應當是女性參政初期的一個鼓勵性的過渡政策，它能激發女性的參政願望和信心，讓女性參政儘快走向正軌，待她們精通政治藝術，瞭解政治鬥爭經驗，懂得如何在政治競技場上角逐，再取消配額制，讓她們和男性一起“公平、公正”的參與政治選舉。

3.4 充分發揮女性非政府組織的積極作用

1990 年埃及官方認可設立的民間組織——國家婦女委員會主要定位在提高女性的參政意識，並沒有在幫助女性參政的政治支援、經濟援助和輿論導向上提供實質性說明。針對這一現狀，該委員會可以更好地發揮其教育和培訓的作用。即針對女性候選人，該委員會可以開設系列講座，甚至特設學堂教授女性議員和候選人政治工作基礎和民主實踐方法，從而為女性候選人創造一個長

⁴⁵ 賈漢·薩達特。《總統與我——薩達特夫人自傳》（周仲安、陳寅章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

⁴⁶ “tqrry almrāt almsryt l'am 2012 'am al-khrwj al-kbyr". al-mrkz al-mšry lhqwq al-mrāt. Web. 08 Jan 2013. <<http://ecwronline.org/arabic/the-status-of-egyptian-women/>>.

期、舒適的參政環境，並在適當的時候建立群團組織快速推薦通道，以期更好地將學習理論轉化為實踐。針對女性選民，該委員會可以提供的培訓有：增強選舉參與意識，瞭解選民登記的時間和程式，簡化女性選民登記卡獲取流程，培訓選民評估和甄別候選人的施政效能等。

不僅如此，埃及國家婦女委員會對提高埃及女性參政地位的工作還可以延伸到幫助女性參加到激烈的議會選舉戰鬥中，通過金錢，政治、輿論等任一可行的積極手段幫助她們參與選舉。而政府也應該下放給婦女委員會更多的實權，其中包括讓婦女委員會參與國家的重大決策討論，允許她們涉足媒體，並定期撥給婦女委員會資金。同時，婦女委員會應該廣納社會上自行成立的女性組織，和這些社會組織共同合作，推動女性參政地位的提高。此外，最重要的還是要保證女性候選人有穩定的經濟資助，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她們持之以恆的參與選舉。

4 結論

埃及女性參與人民議會選舉和被選舉的表現，是埃及女性參與制定國家大政方針的一個重要標誌。近年來，受埃及政治選舉制度、父權社會傳統、女性教育程度和經濟地位等多重因素的制約，埃及女性議員比例落後於同時期的其它阿拉伯國家。從世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高漲和國際社會對第三世界女性如何賦權的高度關注來看，在埃及政治實踐中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革選舉制度，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的積極作用是相當重要而值得深入探討的。

本論文的研究途徑是通過回顧自埃及建立共和國至今人民議會中女性在政治參與時遭遇的困境，深入分析女性政治參與時面臨的宗教、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方面的制約因素，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考。這樣的研究希望拋磚引玉，讓更多人瞭解埃及女性政治參與的現狀，為學者們瞭解中東女性權益、中東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視角。

參考文獻

布哈裡輯錄。《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康有璽譯)。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

賈漢·薩達特。《總統與我——薩達特夫人自傳》(周仲安、陳寅章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

伍慶玲。《現代中東婦女問題》。雲南:雲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Abu sh' ysh' Hassan. m' aljī qḍaya ḥqwq al-āsan fy al-qnwāt al-mjiṣryī al-ḥkwmyī wāl-khaṣī wtāthyrha 'ly atjahāt alshḥab almsry nhwha, rsālī mqdmī llḥswl 'ly drjī al-dktwrah fy jam' ī alqahrī, 2016.

Amira alm' ayrjy. tmthyl al-mrāt fy al-mjals al-nyabyī, draṣī nṣryī mqarnī. ḍar alnhdī al' rbyī. 2010.

'waṭf 'bd al-rḥmn. al-mmarsī al-syasyī llmrāt al-arbyī mṣr nmwdhja, mayī 'am 'ly thryr al-mrāt. slsī ābhath al-mwṭmrāt 1 al-jz' al-thany al-mjls al-ā'ly al-thqafī, 2001.

Hala Mostafa. Antkhāb mjls alsh' b fy 'am fy 'am 1995 mṣr, mrkz al-draṣāt al-syasyī wāl-astratyjyī ljrydī Ahram, 1997.

Mdbtī mjls al-sh' b. aljlsī 86 al-mn' qdī fy tarykh alywm 20 ywlyw 'am 1983. tḥ' ī mwqtī. mṭbw' at al-mntdy al-fkry al-thany llmjls alqwmy llmrāt ḥwl al-msharkī al-syasyī 2000\7\12 wzartī al-dakhlyī - mrkz alm' lwmat, 2005.

Rfyqī slym ḥmwd. Al-mrāt al-mṣryī, mshklāt al-ḥaḍr wthdyāt al-mstqbl. ḍar al-āmyn, 1997.

Sullivan, Earl L. *Women in Egyptian Public Life*. Syracuse, N.Y.: University Press, 1986.

Tamr mḥmwd rajy. Al-mrāt almsryī fy myzan altnmyī, al-āsbanyī al-mṣryī llktāb, 2006.